

3103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七月

责任编辑 谭晓峰

封面设计 王同义

封面题字 贺荫雄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六辑

出版 石河子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印刷 石河子印刷厂 铅印分厂

印数 7000 字数 93000

准印号：新出字第278号

（内部发行）

目 录

●从战斗到生产

- 一个连队的创业史..... 田永康(1)
钢马嘯嘯忆当年..... 刘 典(5)
我驾铁牛垦荒漠..... 蓝才生(7)
我是怎样成为植保土专家的 张世海(10)

●水利建设史料

- 石河子垦区水库定址记 王义忠(16)
献礼水库修筑纪实 杨 叶(19)

●农场开发记

- 莫索湾五场开发记 高锡彪(25)
开发莫索湾纪事 李宗伟(31)
女工打荒队 李绍迁(35)
钟家庄开荒记 杨 叶(37)

●亲历记

- 我在二十年代 唐志刚(41)
革命五十年 刘 英(79)
延安生活片断 王雅声(90)

●人物

- 张治中的秘书陶天白 陶 洪(97)

记赵堂同志二三事..... 杨海山(110)

回忆石正基..... 章 浩(116)

●文化史料

农八师第二届文艺会演的一些情况..... 谭晓峰(121)

在农八师第二届文艺会演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 任友志(122)

农八师第二届文艺会演获奖名单..... 谭晓峰(128)

●地方资料

石河子境内的古驿站..... 杜明科(131)

早期的石河子邮电通信..... 杜明科(133)

解放前石河子寺庙概况..... 赵为秀(136)

一个连队的创业史

田永康

现今的石河子总场(即原机耕农场、二十四团农场),在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批先进连队,在这批先进连队当中最突出的是二十四团二连。当时,这个连队先后产生了著名的植保土专家兵团二连劳模张世海、棉花丰产组长一等功臣张万斗、支边女青年兵团二级劳模石淑凤等。在那个年代,如到兵团参观非到二十四团二连不可。1954年,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曾到该连参观过;新疆省主席鲍尔汉、赛福鼎、书记王恩茂都先后来过这个连队参观过;全国著名作家碧野、新疆文联主席刘肖芜、兵团画家张一弓、艺术家张乃平、西北军区文工团剧作家王志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更是多次来二连深入生活;外交部还将一个留学菲律宾的大学生派往该连劳动锻炼;陶峙岳将军将他的丰产田也安排在该连;农八师政治部把全师俱乐部试点安排到了该连。

1996年2月的一天,我采访了从城建局书记位置上离休的廉殿邦老人,他曾在二十四团二连当过指导员。以下便是他的谈话实录。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了,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一营二连。1950年,我们在下野地开荒生产,到当年11月进驻石河子进行新城建设。当时因烧砖需要大批燃料,我就带了十五个人到老鸦窝(即今石总场

场部附近)打苇子。我们十二月进苇湖,三月出苇湖,四个月穿烂了两套棉军衣,手、脸、腿被苇子划得满是血口子,回到连队时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们了。大部队进驻石河子时,就用我们割的苇子架起马架当房子住。

那时的石河子有三多三少。三多一是苇子、杂草、榆树多,真是密密麻麻,穿行十分困难;二是野兽多,狼、野猪、野羊、兔子随处可见;三是蚊子多。三少是人少,除了部队再无他人;二是文化生活少;三是道路少,除了乌伊公路外再没有一条大路了。记得1951年冬天因受不了当时的苦一夜开小差跑了八个战士。因石河子无路,他们跑了一夜才逃到现今的柴油机厂附近。我找回了他们,并为他们归队开了欢迎会。那时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程度也确实达到了极限,但连、营干部和战士吃住完全一样,大家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为了解决部队吃粮问题,我连除留了一些人继续搞城市建设外,其余的随全团迁到泉水地开荒生产。那时泉水地是一片沼泽苇湖,有的连队要坐木筏过旱沟才能到达团部。记得一次在转运播种机时将播种机掉进泉眼里,花了三四天才从水中拖出。

1953年2月,我从三连副指导员位置上调二连担任指导员,接替顾继丰同志的工作。当时二连在团部向西一公里处。1953,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二连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种了1060亩地的棉花,单产籽棉502市斤;种小麦1800亩,单产413市斤;种玉米800亩,单产680市斤;养奶牛42头,500多只羊。那年陶峙岳将军、苏联专家迪托夫和农八师王慕韩副师长的60亩棉花丰产田也丰收了,亩产籽棉680市斤,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奇迹。那年我们二连荣立新疆军区集

体一等奖、模范党支部。军区生产管理部部长刘一村同志带领工作组在二连调查研究 28 天，写了一本二连模范党支部的先进材料发往全疆部队，号召全疆部队向二连学习。负责陶峙岳将军棉花丰产田的张万斗组长荣立一等奖，他领导的丰产组荣立集体二等功。植保组长张世海荣立二等功，成为当时有名的植保土专家。

1955 年，通过全连的努力又一次获得了大丰收，创造了 2800 亩棉花单产籽棉 504 市斤的好成绩。我们连又被评为农八师先进连队，全连 160 多人立三等功以上的就有 79 人。1954 年刚从山东支边新疆的女青年石淑凤被评为兵团二级劳模，并出席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也被选为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的代表，于 1956 年参加了全国农口系统先进模范大会，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我从北京归来不久就调到基建营工作，离开了一营二连。

二连确实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不但出产品、出人才，也出了不少经验。这个连队仅团级干部就出了七人，支援河北、南疆等地的农业技术人才就近十人。要说二连创造的经验，那是兵团、师、团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的结果。干部战士都知道幸福不会从天降，天上是不会掉下馅儿饼的。不论自然环境有多么恶劣，都必须用自己的汗水辛劳战胜它。1954 年就地集体专业后，大家就更加懂得这块土地和自己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了。当然要战士吃苦首先于部党员得吃苦在先。当时二连最苦最累的活都是干部、党员抢先干的。1953 年，二连 42 个党员，立功的就有 38 人，9 个二等功全部是党员。在军垦农场初创的日子里，战士们确实是吃了大苦耐了大劳的，我作为一名指导员也付出了一分辛劳，从 1950 年到 1952 年连续三

年立三等功,1953 年立二等功,1955 年获模范工作者称号。

当时,我们根据生产特点创造了一套双十日计划工作法,把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进度一起安排一同布置。连队干部战士对十日内的工作清清楚楚,特别对连队俱乐部活动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因此二连的俱乐部在五十年代初多次受到师里的表彰,据说六十年代前期这个连的俱乐部也常为师里的先进俱乐部。双十日计划工作法曾在全农八师基层连队推广,对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钢马嘯嘯忆当年

刘 典

1951年，我在26师77团迫击炮连任连长。8月初的一天，我带着部队在贾家园子开荒，团政治处主任李廷智找我谈话说：“兵直拖拉机实习农场刚刚成立，那里需要干部，党委决定你到那里工作。”我二话没说，给于树才指导员交待了一下工作，便背着背包徒步前去报到了。

当时实习农场的场部，设在石河子老街的几间土木结构的平房里，全部人员只有陈海洲场长和他的警卫员曾寿伯同志，加上我总共三人。不久，又陆陆续续调进了20多名干部和战士，我被任命为运输队队长。运输队成立起来了，运输工具却一无所有。9月初，场领导派我带领五名战士去伊犁买马。到了伊犁，人地生疏，我们只有求九军驻伊办事处的同志帮忙。他们给我们找了一个懂行的民族马牙子（经纪人）。这里买马规矩独特，没有明的讨价还价，而是由马牙子和卖主在袖筒里扳指头定价。经过几天的奔波，我们花了2000多元，买了15匹个大体壮的马。

我们几个人都是步兵出身，没有骑过马。而且，这些马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生马，几百公里的路途怎么吆回去呢？于是，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研究。一个战士发言说：“民族同志有经验，雇上一个问题就解决了。”战士杨生贵接着说：“雇一个人得花三四百元，我们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自己能干的决不

依靠别人；马有了，再买上几辆槽子车，既可套车驯马，又可运货，不是一举两得吗？”他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大家听了都同意。我们又花了近千元，购买了5辆槽子车。那时，迪化（乌鲁木齐）的粮食大部分是从伊犁运过去的。经过联系，我们为迪化粮食局运输5吨面粉。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便踏上返回的征途。

出伊宁城，过芦苇沟，一路顺顺当当；再前进，就闯果子沟。坡陡路窄，我们怕马拉不上去，还怕遇到汽车马受惊，采取了人拉着马行，和用衣服蒙住马眼睛的办法，艰难跋涉了半天，终于到达山顶。下山，更是险象丛生，从三台至二台坡路12公里，坡度在30度以上，依山傍湖，稍有不慎就有坠湖的危险。望着下山的道路，我们一个个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谁也不敢朝前走。在大伙儿沉默的当儿，突然，杨生贵说：“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被危险吓倒，……我带第一辆车打先锋！”在他的鼓舞下，大伙儿勇气倍增，马车一辆接一辆在山坡上前进……11月初，我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场部。

这年冬天，场里为明年建房准备材料，我们便投入到上山拉木头的工作中去。在冰雪封路、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马不停蹄拉回了1000多根木料，以后，在农场开发建设中，运输队又担任了运油、运机器、运农具、运粮食、运蔬菜等各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1953年冬，我们进来了两辆美制大道吉汽车，土洋结合，提高了运输能力。1957年，场里用自己生产的羊毛，从苏联又换回了两辆半旧的嘎斯车，运输队从此改名为汽车队；至文革前，已逐步发展为一个拥有16辆汽车的运输单位。

（程乐人记录整理）

我驾“铁牛”垦荒漠

蓝生才

1952年，我在22兵团25师74团（在车排子）迫击炮连当战士。3月初，团政委史骥通知我，到兵团机务班学开拖拉机。次日早晨，我背起背包就出发了，当天步行到乌苏，第二天就走到了石河子。

第一期兵团机务学习班在当时的石河子农场（现石河子总场），学员共有180余人，大多是从各师、团选送来的优秀官兵。据说，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只有四台拖拉机，全都集中在这里：三台“阿特斯”、一台“斯大林—80”。学员报到后，就被集中起来劳动：3月份打苇子开荒，4月份搞春耕春播，5月6月管理棉田，到7月份我们才见到拖拉机。当我见到这些铁家伙时，用手抚摸着它们舍不得离开。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尽快掌握驾驶它的本领。在学习期间，我努力学技术、学文化，不懂就问，夜里躺在被窝里也不敢睡觉，要一点一滴地把白天学的课程回忆完，弄清楚才敢合眼。学写字没有纸，没有笔，就用子弹头在地上画，半个月的培训结束了，子弹头都磨秃了。

培训结业后，进口的拖拉机也到了，我和其它同学一起带着两台“阿特斯”（每台52马力）被分配到25师（在老炮台），随即成立了师拖拉机站，站长由师机务科长安炳同志兼任。从此，在这片万古荒漠上第一次响起了拖拉机的轰鸣声。

我是机长（组长），全组 6 个人。我们对拖拉机精心使用，精心保养，做到了拖拉机不漏一滴油，不漏一滴水，每个班次保养后，擦得就像刚出厂时那样，连链轨板上的泥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当时开荒任务重，我除了当班的 12 小时在拖拉机上工作外，吃、睡都在工地，还要检查作业质量，指导另一个班次的工作，从未睡过囫圇觉。我们有个驾驶员就因为疲劳过度，在地头睡觉时被拖拉机轧死了。有时开荒离连队远，我们就自带炊具，饿了和块面往火堆里一埋，吃‘火烧’，渴了喝碗开水。水送不来时，我们就把清水留着添加水箱，自己到荒滩野沟里找水喝。有时找到一点水，又苦又咸，还有一股刺鼻的羊尿、马粪味！为防狼害，晚上睡觉设有警卫，就在四周点上几堆火。1950 年开荒时，曾发生过这么个故事：我们班十多个同志睡在用梭梭柴搭起的棚子里，大家头顶头睡，有个高个子战士叫李喜周的，有天晚上不小心，把脚伸到了棚子外面，一个大脚指头被狼咬去了。

拖拉机犁荒地，最怕老鼠洞，尤其是浇过水的荒地。那时浇水，光见水进地，地面不见流，水滴了几天几夜，竟能从一、二公里外的沙窝里冒出来。有一次犁地，犁着犁着，拖拉机就陷下去了，连驾驶棚都看不见，挖了三天三夜才挖出来。从此，我们每开一块荒地，就一面犁地，一面探虚实：一个人拿根长棍子在有老鼠活动的地方往下扎，能扎下去的地方，就做个记号，拖拉机犁到那里就绕开走。

尽管开荒任务重，我们也保证作业质量，耕深不能少于 30 厘米，不准打“瓜沟”（漏耕）。谁犁不够深度谁打了‘瓜沟’，下了班后谁就要用砍土钎去挖、去平整。每天 240 亩的耕地任务我们总先超额完成。

我们师拖拉机站的第一台轮式拖拉机是 1953 年进的，是‘万能’（20 马力），三个铁轮子，一个在前，两个在后，它能播种，能跑运输，我们叫它‘气死马’。

1954 年，师拖拉机站的三台“阿特斯”拖拉机分到三个团，每团一台，成立了团拖拉机队。我随拖拉机分到 75 团（现 122 团）。这一年，75 团又进了几台拖拉机，接着又成立了营机耕队，农场的耕作机械化从此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单一犁地走向了耕作逐步机械化。1955 年，第一台康拜因（被动式）进团，又促进了农场的收获机械化。

（谢为彬整理）

我是怎样成为“植保土专家”的

张世海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我被编到26师78团1营2连，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石河子总场六分场的场部。由于那里水位高，当时住的又全都是地窝子，每天早晨起床，衣服潮湿得能拧出水来，时间不长我就患上了腰痛病，而且痛得很厉害。

1954年春，我所在的连队开始种植棉花，指导员顾季福看我腰痛不能干弯腰的活，就让我来搞植保工作。植保？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听说，觉得怪新鲜的。当时让我搞植保工作，困难确实很多，一不认识字，二不懂技术，三没机械，四没农药。恰好当时新疆八一农学院有个大学生在我们连队实习，于是我就拜他为师，遇到疑难问题就去找他。一天，我发现棉花上有红蜘蛛，就去请教他。他要我用硫磺合剂消灭红蜘蛛，即一公斤石灰、一公斤硫磺，加10公斤水煮成原药，然后用3%的比例来喷洒。当时我们植保组共有三个人，我是组长。我们三个人都是睁眼睛子，斗大的字不识一升，那懂什么比例哟！经我们三个人商量后认为，农学院老师说的3%的比例，大概就是一桶药，两桶水吧。于是我们就按想象的比例配制硫磺合剂。三个人一上午打了一亩六分地，中午回来吃饭睡过午觉，下午进地一看，上午打的一亩六分地棉花叶子全烧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农学院的

老师。他说是药的浓度大了的缘故。什么是浓度，我们当时也搞不清。老师就叫我们用机子打水来冲洗打过的棉花，但已晚了。这时我就去找指导员作检查说：“我犯了大错误，把棉花给打死了，请求组织给我处分吧。”指导员了解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这不能怪你，只能怪旧社会，是旧社会害得你进不了学堂。棉花被打死是因为你没有文化，不懂配制农药的比例。”经指导员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搞植保工作，没有文化不行。打这以后，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那时连队除了文化教员外，找个识字的人都很难。为了学文化，我就天天去找文化教员。怎么学呢？我就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来学，即干什么就学什么。如白天下地干活，我就把捉到的虫子装到瓶子里，下班回来找文化教员问是什么虫子，叫他给我写到工具把上。这样下地走在路上脑子在想，到了地头就在地上划，晚上躺在被窝里就用手在肚皮上划。这样干啥学啥，记得牢，学得快。整整学了一年，到1954年春天，我试着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当得知老家收到我自己写的信时，我高兴得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学到了文化后，我搞植保工作的劲头可大了。为了预防万一，烧死棉花的教训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以后每搞一种农药，我都要先做试验，看配多大比例才能把虫子杀死。那时搞植保工作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农药，怎么办？我就搞土农药。如用一公斤莫合烟加10公斤水泡24小时后，然后把泡好的烟水再加20公斤水，采用莫合烟水喷杀棉蚜，杀伤率达100%。

后来，我们这个连队每年都要播种三四千亩棉花。为了解决用药的问题，我们就把冬闲变成冬忙，利用冬季时间煮成原药用瓶子装起来等开春用。于是，我这个“植保土专家”的名字

就这样慢慢传开了。

记得那时,我每次下地,都要带些野生植物回来熬成水试验,也记不清试验了多少次,又试验成功了用苦豆子、曲曲菜、梧桐树叶子、黄蒿草等熬成水,对防治大白菜菜青虫,有效率达95%以上。

为了摸清棉铃虫、地老虎的活动规律,我就从虫蛹观察起,到第二年五月份再观察每个蛾能产多少卵,观察从幼虫到成虫的生长过程。这样掌握了它们的生长和活动规律以后,就掌握了消灭它的最好时机。

我最早发现象鼻虫是1958年春天,记得二连那年种植了600亩甜菜,播下去很长时间不见出苗,后来等急了扒开一看,所有要出土的甜菜苗都成了秃头。经调查才发现,甜菜不是没有出苗,而是被象鼻虫推了光头。

为了摸清象鼻虫的活动规律,那几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 1、为了区分雄、雌象鼻虫,我把捉回来的象鼻虫一个一个进行解剖,比较,很快识别了雄雌象鼻虫。

- 2、为了搞清楚一平方米的土壤里有多少象鼻虫,我以每5厘米为一个调查层次,一层一层地挖,再一层一层地过筛子,从而搞清了象鼻虫在70厘米以内的土壤里生存状况,其中20—30厘米的土层里占70%左右。这样,就推翻了被称为象鼻虫专家、兵团农科所陈玉德所说的象鼻虫只能生活在40厘米以内的土壤里的说法。同时,象鼻虫还喜欢在碱性土壤里繁衍生存。

- 3、前后经过6年的时间,摸清了玛河流域共有73种象鼻虫。